

钟晓阳
著

停車 暫借問

赵宁静的传奇

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钟晓阳
著

停車
暫借問

赵宁静的传奇

· PRESS
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停车暂借问/钟晓阳著.-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1.9
ISBN 978-7-5133-0311-8

I. ①停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12969号

著作权登记图字:01-2011-3888

停车暂借问
钟晓阳 著

责任编辑 林妮娜
特邀编辑 黄渭然
责任印制 付丽江
装帧设计 韩笑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出版人 谢刚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张 7.75
字数 150千字
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
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133-0311-8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

致中国大陆读者

1

第一部 姜住长城外

3

第二部 停车暂借问

51

第三部 却遗枕函泪

163

后记 车痕遗事

199

致中国大陆读者

此书初版于一九八二年。

依古时候三十年为一世的算法，到明年就历经了“一世”。

它是有过简体版的，九十年代在某些内地书摊买得到。但是以本来的书名，经由企业化的流程面世，则这是第一次。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内地业界的编辑团队，亲身体验新生代的实力。在此感谢新经典文化的同事们费了许多功夫，制作出这个简体版。

它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借用母亲的出生地沈阳作为主要叙事背景。一九八〇年我随母亲回去探亲兼搜集写作材料，自此没再回去。这些年全靠母亲独力支撑这块话题，隔三差五包顿饺子，随时随地念叨一遍外婆的火烧，想老同学了就走趟东北串几天门儿。没有她动辄发作的思乡病就没有《停车暂借问》。

三十年过去，母亲从壮年走向老年，我从少壮走向初老。自母亲向我叙述家乡风物即已开始的这个旅程，借着小说在中国大陆出版而得到完成。

曾经我因着这部书，涉足文学场，结交到朋友、读者，携回欢聚时光的记忆。

希望它为每位翻开它的读者都带来片刻美好的、那怕是极飘忽的遥远时空的想像，像我从母亲的叙述里得到过的一样。

二〇一一年七月于香港



第一部

妾住长城外

“奴是那二八满洲姑娘，三月里春日雪正融，迎春花儿花开时……亲爱的郎君你等着吧！……”

奉天城里有一条福康街，福康街上有一座四合大院。这宅院门前是两棵大槐树，槐叶密密轻轻庇荫着两扇狮头铜环红漆大门。门内两旁是耳房。从大门起，一条碎石子径穿过天井迤邐到正厅。天井花木扶疏，隐隐一带回廊透出兴趣无限，东西两侧分别是左右厢房。

而歌声是从左厢房里袅袅传出，十分闺阁秀气，委委弱弱的一丝儿，像绣花针曳着绒线在园中刺绣，却又随时要断。

房门“呀”一声开了，赵宁静一手卷玩着发辫梢，一手拨开珠帘跨出来，恰见乳母江妈在打扫偏厅，手里一把鸡毛掸子孜孜拂着桌椅，虽不见得有什么尘，可还是让人觉得尘埃纷飞。

“江妈早！”宁静笑嘻嘻地招呼道。

江妈亦道了早，说：“我给你端稀饭去。”

“江妈别，我到外面吃去。”

对过的房里传来几声浊重的咳嗽，和“喀啦”吐一口痰，能想

像到那口痰啞一下落在痰盂里的重量。

宁静凑前问：“妈昨晚怎样了？”

江妈道：“今早过来喘得什么似的，敲门不应，咱也不敢进去。”

宁静明知是怕传染，不好揭破，又问：“永庆嫂呢？”

“昨晚服侍太太一晚上，现在床上歪着呢！”

宁静欲要进房，看天色尚早，母亲一夜不曾熟睡，此刻进去恐不相宜，便闷闷地出了庭院。这时春阳烂漫，照在一草一木上寸寸皆是光阴，又时时有去意，要在花叶上滑下来的样子。园中的茉莉、牵牛、芍药、牡丹、夹竹桃、石榴、凤仙……要开的已经开了，要谢的还没有到谢的时候，放眼望去腾红酣绿，不似斗丽，倒是争宠。她走到碎石子径上，细细碎碎尽是裂帛声。院后洋井叽咕叽咕响，有点破落户的凄凄切切，胡弦嘎嘎。一回头原来是吴奎在引水浇花。

她跨过门槛，一脚踩在整片槐花上，才知两树槐花早已开得满天淡黄如雾起，而那香气是看得见、闻不到的。拐出街口，一牖牖都是里黄外黑的窗帘，把春天的脸拉得老长，那是为怕夜里暴露目标而设的。到了小河沿前的一列小吃摊，她买了一个热腾腾的煎饼果子，漫漫走着吃。刚进小河沿，听得有人“小静、小静”地唤，却是张尔珍急步趋近，远远地便问：“上哪咯儿？”

“蹓跶蹓跶。”宁静说。

这张尔珍是赵家第三代佃户张贵元的女儿，到城里念书，与宁静同一所中学，年纪比宁静小，所以仍不曾毕业，人长得胖乎乎的，

比宁静更大姐样儿。

“不用上学吗？”

“还早呢！”

两人并肩行在一行柳树下，柳树深深的地方似有鸟雀啁啾，春意愈发浓了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周蔷怀了孩子了。”张尔珍道。

“是吗？”周蔷是她同期同学，只念两年，跟一个家里经营面馆的朝鲜男孩要好起来，随即退学结婚，家人也反对不来。“怎么我上次去也没听说？”

“还是我昨儿下午上她家串门子才知道的，这两天的事罢了！”

宁静吃毕煎饼果子，舔舔油腻的手指头道：“赶明儿俺们一道贺贺她去。”

踱到湖边，湖水浸绿凝碧，映着天光一派清晓如茵。宁静把手绢儿在水里濯一濯，扭干了擦手。

张尔珍靠在一根树干上道：“你说周蔷为什么嫁个朝鲜人呢？没的白惹人闲话。”

“有啥为什么的，朝鲜人不也一样？不见得短了眼睛歪了嘴的，值得你们这般口舌。”

“哎，可别拉扯上我，我跟周蔷最要好的了。”

宁静抿嘴一笑，低头不语。两人又绕到小吃摊，各买一包绿豆丸子，路上戳着吃。谈话间，张尔珍一声“了不得”，猛地拉着宁

静往另一方向走。

宁静不解道：“咋地了？”

只见几个草黄军服扛着枪刺的关东军打不远处走过。

她嗤笑道：“哟！我道是啥事儿呢！左右还不是人？就吓得你这副嘴脸啊！亏得你五大三粗的，原来胆子还不够我一根手指头儿粗！”

“你少贫嘴！”张尔珍鼓起腮帮道，“我看见‘什么’人就膈应的上。”她们惯常碰到“日本”这两个字都用“什么”代替，以防隔墙有耳。

“这可不假，圆咕噜咚又一个，圆咕噜咚又一个，矮爬爬扁塌塌的，走道儿臃得臃的，眼睛小不丁点儿的……”宁静边比边说，说说自己笑起来。

张尔珍急道：“喂，小静，你说话别没深没浅，没时没候的，当心让人逮着。”

“我可没那么窝囊……”

蓦地一阵“呜呜呜”的警报声淹没了她的话，像一堆沙埋住一只蚁。四面八方是撼人的“呜呜呜”，仿佛无数黄蜂在人们脑后追着嗡着催着。

张尔珍吓得整包绿豆丸子扔了，挽着宁静撒腿就跑。只见满街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尽都拼命朝最近的防空洞奔去，有女人找孩子的，有老的携幼的，有小的喊妈的，全都抱命而逃，一面吆喝着：“快

跑呀！”“空袭了！”乱得简直鸡飞狗走，人就贱得鸡狗一般。这一切给宁静一种幽明之感，仿佛灵体两分，躯壳在那周围叫着跑着，自己在阴间听着阳界的声音、熙攘；不防后面一个人搁她肩旁擦过，冲力太猛，她脚下一个不稳攒倒了，跌个虾蟆爬，手里的绿豆丸子泻得满地骨碌骨碌滚。那人又折回来帮着张尔珍扶她，也来不及道歉，三人一同往防空洞跑。

防空洞三面泥墙，战壕似的挖成一长条，洞顶略比人高二三尺，这个比较小，所以格外挤，呼吸喷着呼吸，脸对着脸，一张张木木的脸，好像忽然回到石器时代，因为不知道那时候人的表情，也就作不出来，彼此更不适应。眼睛是两口深井，有点儿水，浮着绿苔。

外面上空的侦察机嗡嗡嗡地盘旋着，苍蝇挨食的嗡嗡嗡。有的人只管往上翻白眼，似乎能穿破洞顶看见蔚蓝的天空，同时恐惧得咽着口涎，生怕炸弹正好掉在自己头上。洞内渐渐起了骚动，有换姿势的，低声诅咒的；站在宁静隔壁的累得一蹲蹲在墙脚根，扯出毛巾拭汗。那时候男人作兴把毛巾挂在腰带上，一直垂到臀部，套上衬衫露出那么一小截方块儿，几根流苏，很有些泄露天机的意味。宁静也想靠靠，不料才一动，膝头辣辣地痛起来，方记起路上让人碰一跤那回事，随即想起那个穿白衣草绿裤的人来，是个青年人，不知给挤到哪儿去了。许是长年与日本人接触所培养出来的直觉，她猜他是日本人。可是他有一双大眼睛，黑森森，幽磷磷的，打她脸上一闪而逝。

她不知道此刻正有这么一双眼睛瞅着她，黑森森，幽闪闪的，瞅着她的乌油油的麻花大辫，单单一条，斜搭胸前，像一匹正在歇息吃草的的马的尾巴，松松的，闲闲的。一字眉是楷书一捺，颜真卿体。两颗单眼皮清水杏仁眼，剪开是秋波，缝上是重重帘幕。鼻梁骨稍稍凸出，有一种倔绝的美。脸型却是柔和的，小小坠坠的下颏，仿佛一只火候极到极肉头的蒸饺。她着一件元宝领一字襟半袖白布衫，系黑布直裙，白袜套，黑布锅巴底鞋，素净似一幅水墨画，眼是水、眉是山，衣是水、裙是山，叫人单纯得不想别的，单想东北一家大姑娘，养在深闺人未识，天生丽质难自弃……

约有两顿饭光景，警报便以一种低沉呜咽的腔调响起，各人舒一口气，陆续步出防空洞，做各人的事去了。宁静一出洞口，那年轻人迎上前，鞠躬道：“小姐，对不起，刚才儿把你撞跌了。”

他是日本人！他是日本人！她想。

这当儿张尔珍才出来，几步外等她。

“没事儿。”她笑道。

“真的没事儿。”她见青年人放不下心，强调一句，便离开他与张尔珍一道走了。走走把大辫子甩到背后。头一偏，那么一甩，很挑衅的。

家里还有一点儿劫后余悸的气氛，想是才躲过警报的关系，她家的防空洞就在后院挖的。宁静遥遥望见正厅里姨奶奶在喝茶，一

口一口呷着，旁边二黑子给她搨扇子，其实天气根本不热，约是受惊的缘故。宁静原想直接回房里去，但既然看见了，不好就走，只得上正厅喊声“阿姨”。

姨奶奶微微笑了笑：“你倒早，才刚儿躲警报我还张罗找你呢！”

宁静胡乱做个表情算是答复，在红木镶大理石圆桌边坐了。姨奶奶又搭讪两句闲话，宁静始终是淡淡的。不一会儿，江妈端早饭来。一碗稀饭，一碟白果，一碟西红柿，一碟腌咸菜，白红绿的，看上去清凉悦目。要给宁静加碗筷时，宁静推说不必，问姨奶奶道：“爸爸呢？”

姨奶奶亦不知，问二黑子，二黑子道：“老爷一早提着鸟笼到西门帘儿去了。”

“唉！反正也是成天绕哪儿跑，家里啥地方不周到了？”姨奶奶这么唠叨着，低头啣溜啣溜地喝粥。

宁静注意到那“也是”，分明包括她在内，很不服气地道：“待着也是待着，我又不是三寸金莲不出闺门，坐多了，老得快。”

姨奶奶唐玉芝来自守旧的家庭，缠过脚，虽然放了，仍旧不大点儿。她罩一袭宝蓝绣福字绸旗袍，一个个“寿”字困在一框框圆圈里，整个的是一轴裱得直挺的仿古百寿图。她的整张脸也是一个“寿”字，长而复杂，充满横纹，有些表面上的喜气，可惜过时了，变成滑稽。

厅里只有玉芝唏溜唏溜的喝粥声，像有人在墙上凿个洞吸着这厅里的空气。宁静本想回房，但此刻离去，倒仿佛跟玉芝赌气似的，便多坐一会儿，把辫子挪到前面来卷着撩着，红头绳上有岔出去的绒须须，便把它们捻成一股股的。

玉芝耐心地挑咸菜叶吃，鼻翅已沁出点点汗珠。宁静不由得想起母亲汗盛，这么一碗稀饭，够叫她汗水淋漓的了。以前跟爷爷一块住，一顿饭只敢吃半饱，怕饱足了满头大汗的失礼于人，不似姨奶奶不过珍珠般的一小串，是白牡丹上的滚滚肥露，福禄无疆。

玉芝搁下碗筷，用手绢儿揩揩汗，接过二黑子的扇子自己搨。忽然想起什么，浮眼皮瞌睡似的颤颤巍巍，上下把宁静打量一过，来者不善地笑道：“小静今年十八岁了吧！”

宁静见问得奇，蹙眉道：“咋的了？”

“不小了嘛！是大姑娘了！”玉芝干笑着说，小动作地摇扇，不起风的。

“小是不小了，没有你大就是了。”她虽出口狡猾，心里可有点儿紧张，忘形地一味捻着绒须须，用劲一猛，竟把绳结抽松了，忙用手捏紧辫梢，正好借故回房梳头。多半女孩子到了十六七八，对某些问题总特别敏感，容易产生联想，甚至幻想。

宁静梳好头，即到母亲处。母亲房里终年是桑榆晚景的凄恻，傍晚残阳落在檐前，是回光返照。老佣永庆嫂朝夕在此照料，一切干净，倒像在与死者沐浴更衣。

她进去时母亲醒着，呆呆地半躺在炕上，见她进来，似乎十分高兴，拍拍炕沿喊她坐。

她看见一排窗户闭得严严的，便过去开窗，一面道：“怎么永庆嫂也不开窗，多闷的上！”

“我叫她甬开的，害怕着凉。”

宁静坐到母亲炕边，膝头倒又痛起来，才想起回来这么久还没有察看过。

母亲枕边搁一个小铁罐，让她吐痰方便的，此刻罐底胶着两口痰，带点儿血丝，像她的黄铜色的脸。宁静不由得一阵心酸。

“小静你说我这病能好吗？”母亲隔些时日总要问的。

“能好的，好好养息，怎不能好呢？”

母亲长长叹息一声道：“好不了啰！”

宁静正感到难过，一股药味飘了进来，是永庆嫂捧药来了，放在通风处凉快。见到宁静，就嘟嘟啾啾叨咕早上的事，大奶奶怎么不愿起来躲警报，怎么要她自己走，她怎么放不下，只得拉上帘子守在屋里，还没炸呢倒差点儿给吓死了……

一阵过堂风，把一边没钩牢的帐幔子吹落了，大红缎的帐幔荡到宁静面前，母亲的脸深深嵌在幔影里，头发乱披着，颧骨高高的，如骆驼峰。朝她笑时竟含着慈悲安详，像远远云端的一尊观音，很远很远的。

“妈，我给您篦头。”她说。